

33

臧克家研究资料(下)

ZANGKEJIA YANJIUZILIAO

冯光廉 刘增人 编

臧克家，我国现代著名诗人。本书分传略·年表，创作自述，研究论著选编，著作、研究资料目录等四个部分，全面收集了关于臧克家的研究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学院
文学研究所 总纂

中国文学中 资料全编

现代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

33

臧克家研究资料(下)

ZANGKEJIA YANJIUZILIAO

冯光廉 刘增人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总纂



现代卷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臧克家，我国现代著名诗人。本书分传略·年表，创作自述，研究论著选编，著作、研究资料目录等四个部分，全面收集了关于臧克家的研究资料。

责任编辑：马 岳

责任校对：韩秀天

装帧设计：段维东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臧克家研究资料 / 冯光廉，刘增人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10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ISBN 978-7-80247-791-9

I. ① 臧… II. ① 冯… ② 刘… III. ① 臧克家(1905~2004) — 人物研究 ② 臧克家(1905~2004) — 文学研究 IV. ① K825.6 ②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8241号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臧克家研究资料(下)

冯光廉 刘增人 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71

责编邮箱：mayue@cnipr.com

印 刷：北京市凯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50

版 次：2010年2月第一版

印 次：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775千字

定 价：102.00元(上、下)

ISBN 978-7-80247-791-9 / K·037(263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文坛上的新人

——臧克家

侍 桁

一本小小题名《烙印》的诗集，是写着这个作家的名字。这本小书里包含着二十二首诗，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承认那是作家生活的“烙印”，他自己也毫不隐讳的说：

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
刻刻惊醒我这是在生活。

(《烙印》)

无疑地，是因为在生活上感到痛苦，他才写了这些诗，因此从诗里反映出来的作者的生活是阴暗的生活，那不独使他自己怕，使看了的人也打冷战：

我嚼着苦汁营生，
像一条吃巴豆的虫，
把个心提在半空，
连呼吸都觉得沉重。

(《烙印》)

活在这生活里的人他比作以“苦汁营生”的“吃巴豆的虫”，但旁

观者看来，他好像是做茧自缚的蛹。可惜我不理解他的私生活，不能以他的生活的事件来做证，我只知道他还是一个青岛大学的学生，这只能使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当作一般例来想像。

一个青年的学生，还没有看清实际的世界，可是他那诗人的锐敏的神经，已经颇能使他对于周围的社会感到不安，于是他感到了生活的痛苦，就是他周围的那些单纯的孩子气的小别扭或恶作剧，他都忍受不了，他认定那是：

一万枝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生活》)

但我们不能承认这就是作者生活上的真实的苦痛，那一半是缘于一般青春时的自然的苦闷，一半也是缘于对于未来生活的悬虑，这些，无论他怎样认真地当作真实的痛苦而处理，也唱不了许多的歌；他焦急着要找一个敌人作对象，先使生命力兴盛起来，露出战士的容貌，出现在生活里。然而谁是他的敌人呢？——他捉握不到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正好一次民族的大事件激动了他，而且供给他一个仇敌的对象，于是他唱道：

应当感谢我们的仇敌。
他可怜你的灵魂快锈成了泥，
用炮火叫醒你，
冲锋号鼓舞你，
把刺刀穿进你的胸，
叫你红血绞着心痛，你死了，
心里舍着一个清醒。

(《忧患》)

他的这假想敌人不是他一个人的，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敌人，人类的敌人。看写“忧患”的年月，那正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当上海

一二八我们民族的大灾难不久之后的时候，他所说的“炮火”或“冲锋号”无疑是日本人发来的，但那对于作者的自身，只是一个巨大的刺激而已，可是这刺激却战胜了他私人生活的一切的苦痛，只是把它朦胧地写成了个人的仇敌，他更适意地抒发了自己的愤慨。不过这刺激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周围的人们和他同样地渐渐冷下来，他所想像的，那：

一只手用上力，
推你到忧患里，
好让你自己去求生，
你会心和心紧靠拢，组成力，
促生命再度的向荣。

（《忧患》）

事实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伟大的历史的事件并没有警醒这受着几重压迫的近乎麻木的民族，没有使我们民族的心“紧靠拢”“组成力”，更不能促那吃巴豆的虫的生命，再度地向荣。这时他的失望是必然的了，而这失望对于他都是有益的，使他的眼界更为阔展，以对于整个的民族悬虑，压倒了他个人的痛苦，他在气愤失望之下，比这个民族为一匹“老马”，一匹麻木不仁忍受一切痛苦毫无抵抗的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他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的垂下！

（《老马》）

气愤和失望的程度是和那刺激的程度成了正比例，不久就冷却了，可是从此时代好象对他下了教训，他再不能自叹自怨了，把个人的生活更多地移转到社会里来，他渐渐忘却自己，成了一个社会的视察者，以诗人敏感的心，想像着旁人的生活的痛苦了。然而他会感到认识和

体验的不足，他充其量只能画出一个生活的轮廓，远不如他抒发自己的情感那么自然，那么亲切，所以他仍然不肯放手他的老调子，像《万国公墓》该是这时的诗。虽然那哀伤是染了一层更深的灰色，但已经不见个人的痛苦的挣扎，他的悲诉是旁视者的悠闲了：

你们也曾活在世界上，
曾经是朋友或是仇敌，
现在泥封了各人的口，
有话也只好闷在心头。

（《万国公墓》）

从某种意义上讲，《万国公墓》是一篇极好的诗，同时也给他收束了一个时期。

他虽然不满意那些他并不十分亲切的社会生活的描写，然而他也只能那样写下去了，于是从《炭鬼》起以及《都市的夜》，《神女》，《洋车夫》，《贩鱼郎》及《歇午工》等，可以说是占了他这全本小书的一半的诗，这些诗无需引证，只从题目上看，你就可以明白它们彼此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就从这些他只能淡淡地写出一个生活的轮廓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思潮在这个作者的心上给与的教训。他不可抵抗地染上了时代的普遍的倾向，被压迫者的生活引起了他更深的注意；而且他怀着一颗同情的心开始描绘着矿工，神女，洋车夫和小工等的生活，那结果虽只是一个轮廓，而无疑地使作为一个诗人的他更充实起来，他可以讴歌的世界也无限地阔大了。

算作如今文坛上一个独特的例，——他的这发展是自然的，至少没有露出很大的勉强。像《炭鬼》和《歇午工》里所描写的那种工人的生活，就在我们的新诗歌里，也还可以算是新的发展，他没有罗列标语口号，也没有用激愤的骂詈代替了抒情的词句。如果我们要不满意这些诗，那就因为他不能把这些生活写得怎样深刻，而只是淡淡的一个轮廓，不过这不满意是一种苛求，完全没有理由的，作为新诗歌的转变，他是供给了一架过渡的桥梁。

的确，在这些诗里有象原书的序者闻一多所说的“虚伪”的地方，但这不是作者思想的虚伪，不是因为同情心的不足而发生的虚伪，这是因为作者对于那些生活本身的体验不足，同时也是因为把那些生活移到诗歌里来要必然地感到一种制作的困难。我不愿意把我自己的意见和原书的序者的意见混同了，因为那实在是恰恰相反的，所以我必要把他的话引下来：

“所谓有意义的诗，当前不是没有。但是，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和他对于这种经验的了解，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义的诗虽是《难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贩鱼郎》，《老马》，《当炉女》，《洋车夫》，《歇午工》，以及《不久有那么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没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作品作基础，前面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了，甚至虚伪了。”

他虽然也说如《炭鬼》，《老马》和《歇午工》等诗是最有意义的，而不承认那是有独自存在的价值，没有《生活》和《烙印》等篇，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或虚伪了。这话是充分的表示出一个 Dilettante 对于文学的态度，意见完全是误谬的。

如果我们也把《生活》和《烙印》看为一类，把《炭鬼》和《歇午工》看为另外的一类的话，那后者更不比前者的意义单薄或虚伪，反之，说为更充实也未为不可的。

在他的全部诗里，都响着情感和调子的不调和，他的词调以及他的诗句的用法是显然地遗留着徐志摩的影响，而且这影响很深，自然露出了轻薄的调子，在如《老哥哥》和《炭鬼》一类的诗里是如此，在《生活》和《烙印》的诗里也是如此，如果说克家的诗里的意义单薄或甚至虚伪，那是因为那轻薄的调子减消了他的吟诵的力，并不在“自身的经验”和“替别人的痛苦不平”的不同的理由。而且，我上边已经说过，在如《生活》和《烙印》那些诗歌里，其情感的本身里是含着一种“意义单薄”或“虚伪”，而在《炭鬼》或《神女》里虽然表现得不足，至少那情感的本身是充实的。在后一类《歇午工》是一首绝妙的好诗，我们可以看出就在诗人“替别人的痛苦不平”的描绘中，

他感到怎样新鲜的生命力：

放下了工作，
什么都放下了，
他们要睡——
睡着了，
铺一面大地，
盖一身太阳，
头枕着一条疏淡的树荫，
这个的手搭上了那个的胸膛。
一根汗毛，
挑一颗轻盈的汗珠，
汗珠里亮着坦荡的舒服。
阳光下，铁色的皮肤上，
开一大片白花，
粗暴的鼾声扣着，
呼吸的匀和。
沉睡的铁翅盖上了他们的心，
连个清梦也不许傍近，
等他们静静地，
睡过这困人的正晌，
爬起来，抖一下，
涌一身新的力量。

（《歇午工》）

这是一幅生活的画，生活本身的充实，供给了他充实的诗的意象，这意象更补足了调子的轻薄。在如《生活》和《烙印》一类的诗里，无论如何是寻不到这种深刻的意义的！他不只是能作了这生活的轮廓，而他也充分地感到了这生活里含蓄着的生命的力。

称臧克家是一个诗人，大概并不是夸大的讲话，因为他的诗是一个诗人的诗。新文艺界有了不少的诗，但很少诗人；例如，李金发和

新近逝世的朱湘，他们写过许多的诗，但我只能称他为作诗的人。我也承认诗是“言语的艺术”，然而我却不能承认那只在字句上下苦工的作诗的办法，我相信比诗的言语更重要的，是诗的意象，为了使那意象生动，言语的精美才有意义。我也不反对诗是要含蓄着较深的思想的艺术，但那思想的表现，是比其他的艺术需要更多的具象性，以文字的音韵或文词的秀丽在诗中来补充意象的薄弱，那纵能作得很好，也是空虚的诗。臧克家的诗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意象的丰富。

你看，他怎样解释“希望”——这抽象的名词：

自从宇宙带来了缺陷，
人类为了一种想念发狂，
精神上化出了一个影像，
那就是你——美丽的希望。

不过就是这丰富的意象也难以弥补了他在《生活》或《烙印》里所表现的情感的虚伪，只是在《歇午工》那样生活本身已是一幅精美的图画的场合，这丰富的意象才得了适当的发展。

从这位诗人的二十二首的小诗里，我们是看见了诗人的生活或艺术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生活》和《烙印》代表了最初的时期，《忧虑》或《老马》是成了一架过桥，《歇午工》是使诗人完全忘却了自己虚伪制作出来的不真实的痛苦，同时暗示了诗的发展的新的方向。

(原载1934年2月1日《现代》第4卷第4期)

关于《烙印》

穆木天

402

青年诗人臧克家的《烙印》，是最近值得注意的一部诗集。作者经验着“九·一八”以后中国农村破产的情形，感到了深刻的人生的苦痛。他以现实的平常的材料，咏诸诗歌。他更歌咏着自己心内的人生苦的经验。他的那些短诗，可说是时代象征之一面相。

虽然在“新月”诗人影响之下生活着，而臧克家，在诗的形态方面，却取用了小市民的自由律，这也是他的心理意识之可注意的一点。在这位青年的心里，是有着好些自由主义的要求罢。

但是他虽主观地要求自由主义，而旧的遗留却是时时地在束缚他。在他的身上，好象是，有两个力量，不住地在互相抵触着，在互相妨碍着，而使他不能如意地发展其任何一方面似的。我想，最后，总有一方会占胜利罢。这要看他今后是努力于倾向到那一方面。

在《烙印》这部小诗集里，始终反映着臧氏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不调和，诗人的个人表现要求与他的社会表现要求之不调和。这种不调和，是使他不能完成他的自由主义，不能达到他的自己解放的目标的。

从崩溃的农村，看到了经济恐慌的次殖民地的都市，在那颗弱小的心里，产生了这种矛盾，也决非偶然的事罢。

他在内心里玩味着自己的“人生哲学”。从他的诗作里看，他的内生活，是相当地深刻的。他的内生活的体验，使他造出他的坚忍主义的人生观，把自己禁锢起来，如果要从他的诗中寻找他的哲学的话，

到处都是这种 Stoicisme。从农村到了都市，他看见现代都市中的一切麻烦。汽车，电车，夜里的电光，肉的陶醉，爵士音乐等等的东西，都市的一切罪恶，诈欺，诡骗，各种万变千奇的黑幕，使他感到人世的行路难。不能适应这新的环境，于是他感到了：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生活》）

他诅咒都市夜里的“幽灵一般的人群”（《都市的夜》）。他不能用他的理智分析社会，把握现实。他不能够把自己的印象与以科学的整理，因而得到正确的认识。他观念地去希望，由希望达到幻灭。于是，他“记来全是黑影一片”，要“从棘针上去认识人生”。他怀疑，他感到虚无。他最后造出他的“嚼着苦汁营生”的哲学。这种 Stoicisme 支配了《烙印》中所有的诗作。

然而，这几年来，中国农村的破产，日甚一日，臧克家自然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因为缺乏社会认识之故，他未能现实主义地把农民生活咏诸诗歌。他歌咏“难民”，“炭鬼”，“神女”，“渔翁”，“洋车夫”，“当炉女”，“贩鱼郎”等等，可是他始终没有把握住那些人的生活与心理。他把每一个形象，当作象征，而唯美地，描写出来。把“难民”笼罩在废颓的冥暗的氛围气中，他没有正面地如实地把他们的生活拿给我们看。他只是用他的狭小的人道主义，朦朦胧胧地瞅着他们。他没有指示出难民同农村崩溃的关系。而在《老马》、《神女》、《当炉女》、《贩鱼郎》等作品中他主观地放入了他的坚忍主义的哲学。他没有客观地就着那些现实的形象分析他们的心理，而只是普遍地把自己的情感给他们各各装入。这是不合现实的。为着克服此点，这位青年诗人宜抛开自己的空洞的窄狭的哲学，破开小的自我的硬壳，作一番切实研究社会的苦工夫。因为，不能认识社会，所以把苦痛磨难看成美的形象，而说：

同时你又怕克服了他，
来一阵失却对手的空虚。

(《生活》)

这是欣赏主义的态度。也就是由于这种态度，他把“炭鬼”描写为—件美术品了：

他们的脸是暗夜的天空，
汗珠给它流上条银河，
放射光亮的一双眼睛，
像两个月亮在天空闪烁。

(《炭鬼》)

但是，诗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使他观念地想到“奇怪的天火”。(《天火》)使他想到“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不久有那么一天》)。因为他看见了。

一个少女换不到一顿饭吃。

人肉和猪肉一样上了市。(《天火》)从奇迹他想到奇迹了。可是，什么是奇迹呢？

(原载1934年3月14、15日《申报·自由谈》)

由《烙印》说到现实主义

柳 风

所谓“青年诗人”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出版，被一些有名文人照例的捧场以后，听说居然也为文坛上所注意了。最近，穆木天在《自由谈》上也来一篇关于《烙印》的半抑半扬的批评。

可是，穆木天的论点，似乎老是那么的陷于可笑的矛盾中。他一方面说臧克家“未能现实主义地把农民生活咏诸诗歌”，“始终没有把握住那些人的生活与心理”，因而劝作者“作一番切实研究社会的苦工夫”，但在结论，他却意味深长的说道：“从奇迹他想到奇迹了。可是什么是奇迹？”显然地，穆木天在另一方面却在热烈的要求趋于现实主义的“斗争斗争第三斗争”的所谓“奇迹”。他要求臧克家把那些中国的农民，炭鬼，妓女们，统统骗上斗争的“奇迹”之路，这样，穆先生便没有那“可是什么是奇迹呢？”的怅惘了。

当然，用欣赏主义的态度来歌咏一个“炭鬼”，这位在象牙之塔的青年诗人是给穆先生纠正了。我想，如果把《炭鬼》改成这样的一节（加圈的是我拟改的字）：

他们的脸是暗夜的大地，
汗珠给它流上条血河，
放射光亮的一双眼睛，
像两个红灯在大地闪烁。

责任编辑：马 岳

封面设计：段维东

中国文学史 资料全编

现代卷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是国内规模最大、资料最全、内容最系统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收录国家「九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研究成果，由最权威的学者，穷数年心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笔记、访谈、作品中，筛选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汇编为重要作家的研究资料，重要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思潮的研究资料，以及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等在内的文学书刊资料三个系列，全套丛书共一百余种，现由本社出版发行，以期嘉惠学林，传诸后人。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80247-791-9



9 787802 477919

ISBN 978-7-80247-791-9/K·037
(2639) 定价：102.00元（上、下）